

全部開架式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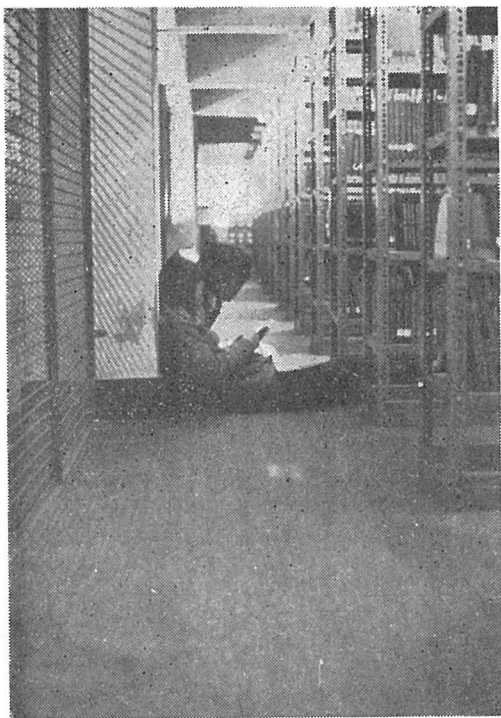
淡江圖書館

李利國

讀到「書評書目」二月號，郭書遠先生的「臺大圖書館」，對於他憂心的呼籲，感到十分欽佩。但郭先生謂：「除了外國人辦的美新處圖書館和耕莘文學院圖書館外，整個臺北市的各大小圖書館，都是採用閉架式」，與事實頗有出入。就筆者所知，「道藩文藝圖書館」、輔仁大學圖書館都採開架式；筆者現任職的「淡江文理學院」尤開風氣之先。民國五十五年，淡江圖書館奉張建邦院長指示，加強圖書借閱和提倡學術風氣，首先改革傳統的閉架式管理觀念。目前，淡江已設立了四個圖書館，為「院本部總館、城區部圖書館、工學部圖書館和理學部中正紀念圖書館」，從早上八時至晚上十時，不需任何「特權」資歷，

也沒有任何限制，每個學生隨時都可進入書庫。

筆者在淡江求學時，所學為歷史，不免要常週旋在故紙堆中，沒有課的時候，總是在圖書館裏。總圖書館尤其是我所喜愛，而成為沉思、寫作，找資料之所在。淡江的總館分為兩層，上層為書庫，又分為四部份，其一是「善本」書收藏室，其二陳列「一般性」書籍，其三是「臺灣史資料」收藏室，其四為「期刊室」。四個收藏室全部鋪有條綠色地氈，以減低走動時的腳步聲；另外每室都置有書桌以供研讀，在陳列一般性書籍的大書庫裏，又特別構設三十八間小研究室專供寫作之用。離開書庫時，只要把書放置置在「推車」，服務人員按時會歸架。



在鋪着地毯的書庫中讀書，別有一番情趣。

總館的下層又分為兩部份。其一是閱讀室，專供同學課餘自修用；其二為參考室，內置各類參考書和字典。總館藏書以文史為主。

城區部圖書館設在金華街本校五樓，設備和總館類似，而藏書兼有文學、科學，以商學方面圖書為主。工學部圖書館和中正紀念圖書館雖無地氈設備，亦

採用開架式。淡江圖書館的書庫不僅提供圖書資料，更要作為同學撰寫論文的小研究室，所以還允許同學攜帶自己的書籍入庫。書庫下層備有複印機，可供收集資料之用。

在這種方式下，同學利用圖書館的興趣自然提高，由小研究室的經常座無虛席即可證明。所有的圖書館，尤其是大學圖書館應該早日全面實施開架式。其實，開架式制度的不合時宜和落伍緩遷是眾人皆知的，為什麼除了少數圖書館外，臺灣的圖書館仍採取閉架式呢？究其原因，不外是畏懼「丟書」和書籍排列混亂，增加整理的困難；這即是古人常強調的「因噎廢食」。這種落伍的制度影響了學生借閱讀書的興緻，如郭書遠先生指出的，閉架式的特色是「借書手續繁雜，每借一本書得先查書目卡，把書號找出來，填寫借書單，再得花一段時間等管理員去把書找出來。而且書目卡所能提供的資料有限，學生不

能進入書庫，無從比較同一類書中那一本最適合他當時所需的，結果管理員找出來的可能對他並沒用處。……而他若不知道某一本書的書名或作者名字，他更無法單從作者卡上找到書號去借」。於是造成學生種種不便，甚而使學生誤認圖書館沒有作用，因而使「學生懶得再去借書」，懶得上圖書館找資料。結果也就是郭先生所感慨的「以臺大圖書館為例，臺大學生幾乎都把它當作閱讀室來利用。所謂上圖書館，不是去借書找資料，而是去那裏『啃』自己帶來的課本」的現象，殊為可惜、可悲。

一般說來，淡江學生利用圖書館找資料的比例甚大，就以六十三年度為例，借出書冊為「十一萬八千冊」。學生自由出入書庫，找到所需（也有完整的書目卡做引導），填寫借書單即可，省却服務人員的麻煩，並增加同學對其它書籍資料的了解，可謂一舉兩得。離開書庫後，在下層參考室出口處需要接受檢查，避免少數不良份子盜竊。

方便了同學，但增加了服務人員整理的工作；他們必須時常整理被同學攪亂的書籍，必須隨時把「推車」上的書歸類書架上，他們必須隨時注意書籍被撕

毀割裂。張建邦院長強調：「不管偷書現象嚴重到如何的地步，我們堅持開架式制度，因為偷書是教育的失敗，不是開架式制度的錯誤，我們要加强人格教育，良知教育，以擴張突顯這種制度的功能」，有了這種觀念，這種理想，這種感召，淡江圖書館的借書率 and 同學進入書庫、小研究室的比率日有增加，而「失書率」日漸減少，（六十學年度為百分之十八，六十三學年度為百分之十一）現在淡江學院全部藏書是二十一萬七千二百廿二冊。中文圖書佔百分之六十，西文圖書佔百分之四十：中西文期刊一、四〇一種，計中文六七八種，西文七二三種，輿圖七六二種。（非書籍資料亦有錄音帶五千二百九十三捲，電視錄影帶六十三捲，影片二十三捲，幻燈捲片二四四捲，唱片二七四張，幻燈單片一七七〇張。）張建邦先生有信心「失書率」必有一日可以降低至「零」，他相信同學的尊嚴和人格，所以他下一個理想是儘速大量添置新書以及舊刊本，使藏書量達到四十萬冊。淡江的例子可不可以增加全國各圖書館的信心，而快快採行開架式制度呢！